



### 源於奧運

李漢源

## 疫症肆虐全球體育停頓

疫症肆虐全球，東京奧運已確定延期一年到2021年7月23日舉行，各方持份者也重新計劃，向一年後的東京奧運出發。香港除了運動員、體育總會、教練等，繼續積極備戰投入訓練外，香港電視台也需重新計劃，如何去爭取奧運電視轉播版權。

在2017年大會叫價是7,000萬美元包含兩屆奧運——東京奧運及巴黎奧運的播映權，即3,500萬美元一屆，但經過了2年多時間，香港各電視台還在討價還價階段，因為實在太貴，任何一個電視台購買到版權，預計也是會虧本的；但現時受到疫症效應影響，大會又會否減低版權費呢？當中存在着很多變數，只期待他們能減價，那香港市民就有大機會欣賞到香港運動員在奧運的拚搏。

有數據顯示，美國NBC電視台從1988年漢城奧運至今一直擁有美國奧運會轉播權，上次NBC以43.8億美元購買2006年至2020年冬季及夏季奧運轉播權，及在2014年提前與國際奧委會續約，以77.5億美元價格購買2014至2032年美國奧運電視版權，成本相當高，而今屆東京奧運NBC亦已經簽下12億美元的廣告，所以今次東京奧運延期舉行，一定會為NBC帶來很大的損失。

而這次東京奧運延期，最大受害者當然是東京奧組委，根據《福布斯》等媒體估計，直接成本增加了大



東京奧運重新起步一年後見！



### 方寸不亂

方芳

## 一夜間長大了

在突變的日子，加速了人的成長。生命無常，親友中風入院，整個家庭一下子忙亂起來，安定優悠的日子被改變了，孩子在疫情兇險的情況下，每天往醫院裡跑，照顧臥床的父親，為母親排難解憂。平日各自過自己的日子，不懂與親戚交流，在今次事件中，學懂了人情感恩，被照顧者擔起照顧者的責任，正如他們的母親說，孩子一夜之間長大了。

在富裕社會長大的一代人，忙於工作，不會做飯，不會買菜，出外用餐，外賣到會，本來一切唾手可得，給一場疫症全都沒收了。當一切停下了步伐，有了時間，有了安靜，學懂了好好過日子。你看見兒子奔走於超市買菜，媳婦又學會炮製美味的飯菜，一下子學會生活，作為長輩莫不感到釋然，一切該可以放下了。

我們能過上平淡日子，已是莫大的福氣；仍然有好多家庭，連僅有的平淡也不能擁有，父母在前線醫護搏鬥，家中老幼為他們擔驚受怕。家庭成員不需上前線的我們，擁有安穩的日子，還忍心為社會添亂嗎？政府推出「限聚令」，禁止4人以上的聚會，為的是防疫情擴散，有些伯伯在樓下捉棋，惹來街坊圍觀，有人投訴，召來警察，送上告票。伯伯不服氣，平日的活就此被剝奪了，孩子氣地說「難道要我呆在家裡不成？」

話說回來，老人家呆在家裡是辛苦的。孩子各有家庭，已顧不上父母了，疫情下親情更被隔絕。老人家困在家裡是難過的，上網、打機、煲劇、電影、畫畫、寫字、園藝……若沒有一瓣懂的，解悶就只能靠「吹水」了。

所以在疫情之下，有老人家還是要呼朋喚友飲茶。有人說，不飲茶會死麼？是的，他們不會死，但會發癢。當一個人沒有社交，家就是一個「囚籠」，心理狀況在壓抑下是不平衡的。年輕人在困境中成長，因為他們視野不斷擴大；老人家在困境中還原成「小孩子」，還需要子女多點關心啊！



### 書聲蘭語

廖書蘭

## 抗疫至今的思考

今年春節前後，武漢爆發新冠肺炎時，有些朋友紛紛離港到國外避疫；友人說：「妳可以出去避難呀，妳有條件走，但妳不走，就蠢啦！」我並沒有走，我在前文曾提過「我要與這塊土地一起呼吸，一起經歷這場疫情，並真實地寫下它！」事實上，自1984年以來，香港每逢歷史大事件，我從來沒有缺席過——一個篤定地站在自己土地上的名親歷者。我親眼看著「東方之珠」閃耀亞洲、傲視群倫，也親眼看著「她」日益黯淡於維港上空。

今天是一個信息無疆界的時代，由於人人都有手機，幾乎沒有人不知道這世界正在發生什麼事？新冠肺炎自武漢爆發初期，從每個人的驚慌失措，束手無策直到今天人人堅強抗疫的影片傳出來；從歐美各國最初由嘲笑、謾罵、打殺等歧視亞洲人的行徑，直至今天他們人人都戴口罩，乖乖地學習中國一套抗瘟疫的方式——居家隔離、戴口罩、勤洗手、不允許群眾聚集、關閉公共場所等，同時邀請中國醫務人員到他們的國家，教他們如何抗疫。此時此刻，英國愛丁堡大學頒「傑出校友獎」給鍾南山，稱在全球對抗新冠肺炎疫情之際，鍾南山的貢獻卓越，獲獎是實至名歸。

中國已從一片慌亂中學會如何對付瘟疫，並已從教訓中獲得寶貴經驗，知道如何有效控



疫情下，美國總統特朗普對中國的態度開始軟化了。

這符合了我小時候的記憶，在那個時候經常聽到長輩流傳着一句話：「19世紀是英國人的，20世紀是美國人的，21世紀是中國人的天下」，看來此話果然不虛！



### 翠袖乾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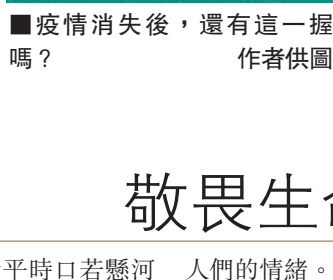
連盈慧

## 西方之不文明

朋友說如今看到愛情片中的接吻鏡頭，甚至比恐怖片還震慄，前些日子網傳南非那對新婚同志的真人接吻，更加令她做了兩晚噩夢，三十多天新冠肺炎新聞在腦海中不斷盤旋，看到那四片嘴唇接觸，誰不第一時間想到病毒，那樣的鏡頭還有什麼浪漫可言！

同時也應重新思考接吻的衛生問題了，就算與新冠肺炎無關，難道人體中就無其他病菌？接吻這個愛情指定動作，大概還是從所謂「西方文明」開始流傳下來，洋人也許認為津液是什麼天然補品，某些謬論還說是提高免疫能力的殺菌劑，疫症大流行期間，可不知還有多少情人夫妻勇於用這個方法殺菌了，不少家長倒擔心他們情竇初開的小兒女，有沒有為「偉大」的愛情作實驗？

就說盲目以自由民主人權為傲的西方成年人，不甘忍受新冠肺炎打壓人權，依然顯示大無畏民主精神爭取個人自由堅持不戴口罩，還會相信荷



疫情消失後，還有這一握嗎？



### 百家廊

黃海振

伯父是父親的哥哥，他的同輩稱他為阿萬古，和我同輩的稱他為萬叔，下一輩則尊稱他為萬公。伯父一子務農，為人敦厚誠實，粗粗的「魯迅鬍子」是他的招牌。他平生樂於助人，從不計較個人得失；語言不多，但句句均有分量，加上幽默、風趣，受到鄉親們的特別喜愛。伯父有兩個弟弟，一是我從未謀面的培叔，二則是我的父親。伯父童年時物質、經濟條件特別差，但他對兩個弟弟卻關愛有加，兄弟間在艱難的歲月裡鑄就了非一般的深情和友誼。

上世紀80年代初，剛剛大學畢業的我不富分配在龍岩師範學校任教，當時國家尚不富裕，但卻非常重視老師的生活和後勤，工作幾年的我亦由學校分配給帶衛生間的新套房，比其他兄弟學校先行一步，亦讓同時分配到該市工作的大學同學羨慕不已。為了讓平生很少出門的伯父高興，我特別邀請伯父和爸爸一起到學校做客。我將他們兄弟倆接到學校時，都表現得非常興奮；隨後我帶他們上樓到我的新家。

由於住在3樓，沒有電梯，需要步行上54級樓梯。上樓梯時，發現在後邊走的伯父手扶在滿是灰塵的樓梯扶手上走，我很高興地對伯父說，這個樓梯扶手沒有人擦洗，灰塵多，比較骯髒，不應該將手扶住這邊。伯父沒有回應我，只是向我發出奇怪的笑容。殊不知這一笑讓我遺憾了許多個年頭，隨着自己年齡的增大，愈來愈感到不是滋味，或者說這一笑已經深深刺痛了我的心。到如今，幾十年過去，自己方才體會到伯父這一微笑所具有的穿越時空的力量，完全可以說是非同小可。

伯父當年到我家做客時已經是超過70歲的古稀老人，腳力、體力都在走下坡，當年伯父扶住滿是灰塵的扶手上樓，就是因為腳力、體力不足以上樓梯。隨着自己年

## 微笑的穿透力

伯父不僅對爸爸的感情和關愛非同一般，同樣對遠在印度尼西亞的培叔具有極佳的影響。記得文革期間，培叔在印尼不幸去世，伯父和爸爸當時抱在一起痛哭，此情此景讓我知道喪失親人之痛之苦，並銘記一生。此後的一個多月裡，伯父和爸爸整天看着培叔的像一言不發。當時自己雖然幼小，但卻清楚知道他們的兄弟情感之深。記得當時叫爸爸吃飯的聲音都不得不「降低八度」，生怕驚醒伯父和爸爸的舊夢，和遠在他鄉的叔父之靈。伯父兄弟無論是對自己的兒子，或者孫子，都顯示出同樣的愛，並將此良好家風風傳後代。記得當年物質條件相當貧乏，生活處於貧窮狀態，但只要知道我們有什麼困難，就會得到無私的幫助和關愛。我在上大學期間的一天下午，突然有中國銀行的職員找我，問我自己海外有什麼親戚，因為在印尼的培叔已經逝世，就算我絞盡腦汁也無法回答銀行的問題。

後經銀行職員的多次「啟發」，才知道遠在印尼、未曾謀面的素琴叔得知我考上大學，給我專門寄來費用。我當時立即將這一信息傳回給鄉下的爸爸，才知道是有同鄉的華僑回鄉返回印尼後告訴印尼叔媽，我已經考上大學。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也讓自己深深體會到長輩視兒如子的深情。縱觀伯父及其兄弟的艱難人生，與他們的對待世事的樂觀向上態度，以及相互關愛的崇高理念，讓我從更深層次理解到我們家族的良好家風，並對前輩肅然起敬。

伯父乃一介農民，但他為人處世的科學哲理和純樸、極具穿透力的微笑卻永遠留在我的心中。伯父雖早已離開我們而去，但他卻留給我們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及處世風骨。他們對待後輩的關愛之情不僅讓我銘記腦中；並已經成為我們家族的純樸家風激勵着後輩；讓我們遇到困難能夠不屈不撓地面對。正所謂：良好家風前輩創，激勵後輩永向前。

伯父對我說過，他當年之所以這麼做，並非怕死，而是因為已經看透這些土匪沒了好下場。他說，今天，或者昨天欺負我們的，肯定不止欺負咱們一個，而是許多，最後是蒼天報應，必然讓這些土匪落網；正所謂是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惡人怕天不怕；不是不報時間未到，時間一到，全部都報。科學的人生哲理在伯父的腦中清晰非常，正因為有一套面對人生、社會的哲學，伯父的一生雖然歷盡艱辛，

但卻使他和他的弟弟安然渡過各種劫難。伯父不僅對爸爸的感情和關愛非同一般，同樣對遠在印度尼西亞的培叔具有極佳的影響。記得文革期間，培叔在印尼不幸去世，伯父和爸爸當時抱在一起痛哭，此情此景讓我知道喪失親人之痛之苦，並銘記一生。此後的一個多月裡，伯父和爸爸整天看着培叔的像一言不發。當時自己雖然幼小，但卻清楚知道他們的兄弟情感之深。記得當時叫爸爸吃飯的聲音都不得不「降低八度」，生怕驚醒伯父和爸爸的舊夢，和遠在他鄉的叔父之靈。伯父兄弟無論是對自己的兒子，或者孫子，都顯示出同樣的愛，並將此良好家風風傳後代。記得當年物質條件相當貧乏，生活處於貧窮狀態，但只要知道我們有什麼困難，就會得到無私的幫助和關愛。我在上大學期間的一天下午，突然有中國銀行的職員找我，問我自己海外有什麼親戚，因為在印尼的培叔已經逝世，就算我絞盡腦汁也無法回答銀行的問題。

後經銀行職員的多次「啟發」，才知道遠在印尼、未曾謀面的素琴叔得知我考上大學，給我專門寄來費用。我當時立即將這一信息傳回給鄉下的爸爸，才知道是有同鄉的華僑回鄉返回印尼後告訴印尼叔媽，我已經考上大學。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也讓自己深深體會到長輩視兒如子的深情。縱觀伯父及其兄弟的艱難人生，與他們的對待世事的樂觀向上態度，以及相互關愛的崇高理念，讓我從更深層次理解到我們家族的良好家風，並對前輩肅然起敬。

伯父對我說過，他當年之所以這麼做，並非怕死，而是因為已經看透這些土匪沒了好下場。他說，今天，或者昨天欺負我們的，肯定不止欺負咱們一個，而是許多，最後是蒼天報應，必然讓這些土匪落網；正所謂是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惡人怕天不怕；不是不報時間未到，時間一到，全部都報。科學的人生哲理在伯父的腦中清晰非常，正因為有一套面對人生、社會的哲學，伯父的一生雖然歷盡艱辛，

但卻使他和他的弟弟安然渡過各種劫難。伯父不僅對爸爸的感情和關愛非同一般，同樣對遠在印度尼西亞的培叔具有極佳的影響。記得文革期間，培叔在印尼不幸去世，伯父和爸爸當時抱在一起痛哭，此情此景讓我知道喪失親人之痛之苦，並銘記一生。此後的一個多月裡，伯父和爸爸整天看着培叔的像一言不發。當時自己雖然幼小，但卻清楚知道他們的兄弟情感之深。記得當時叫爸爸吃飯的聲音都不得不「降低八度」，生怕驚醒伯父和爸爸的舊夢，和遠在他鄉的叔父之靈。伯父兄弟無論是對自己的兒子，或者孫子，都顯示出同樣的愛，並將此良好家風風傳後代。記得當年物質條件相當貧乏，生活處於貧窮狀態，但只要知道我們有什麼困難，就會得到無私的幫助和關愛。我在上大學期間的一天下午，突然有中國銀行的職員找我，問我自己海外有什麼親戚，因為在印尼的培叔已經逝世，就算我絞盡腦汁也無法回答銀行的問題。



### 獨家風景

呂書練

## 敬畏生命

看平時口若懸河的西方政客應對疫情的窘態和洋相，以及罔顧平民性命的言論，令人感到政客的偽善。但平情而論，面對這種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病毒，誰都沒有經驗，初期若有錯失，也情有可原。中國武漢首先發現新型冠狀病毒時，人們也大意，出現手忙腳亂或判斷失誤，可幸，勇於接受批評和及時糾錯，並努力善後。現在情況總算緩和了。

相比之下，以往被視為先進國家的歐美地區，卻「後勁凌厲」，疫情至今未見緩和跡象。這跟其從政客到民間都態度傲慢和優越感文化有關。初期，他們不是嘲笑中國內地乃至香港民眾的恐慌行為，就是諷刺中國官方的做法，總之，就是自以為是。卻想不到，在非人類的病毒「眼中」，人類就是人類，不分你我和膚色，也不理解人類的意識形態之爭。

已有入預計，歐美國家這次受病毒重襲，元氣大傷，國際秩序會因這次疫情而逆轉。這是難免的，值得重視和把握機會，但不要期望大洗牌，否則，容易因變化太大而引致戰爭，破壞和平環境，到頭來是兩敗俱傷。

看疫情新聞，不時聽到一個個熟悉的名人不敵病毒而倒下，雖然目前為止，大多為年老多病者，但一樣影響



### 翠台客聚

伍果果

春天到來的時候，朋友圈紛紛在晒踏青的照片，滿目的繁花，讓仍舊困在澳洲中的本果頗為羨慕。

回到鄉下安家的小弟發來信息說要趁開春改造家裡的院子，準備把地面全部鋪上水泥，頓時嚇了我一大跳，一想到青山綠水環繞中的農家小院被水泥硬化後那灰撲撲的樣子，便覺得心裡難受，趕緊回信息去勸阻，又出門拍了幾張隔壁鄰居的小院圖片給他參考，希望他可以把院子裡的泥土留下，哪怕只在土裡種一片草，幾叢青菜，也比鋪上滿院子的水泥要好。大抵是因為在鄉村出生，我的骨子裡是一個真正的農民，對土地充滿了尊崇與熱愛，即便是成年後一直呆在大城市裡，卻還一直保持著在家裡種花、種草、種菜的習慣，不能想像離開了土地的生活。

在珀斯，我和女兒換了幾處租住的地方，有很長一段時間四處去看房。所看過的房子有一個有趣的規律，凡是珀斯本地人的房子，前後花園都留有大的草地，後花園裡必定是種滿花草

樹木。而看過的幾處中國同胞的房子，即便是前院院的面積再大，亦是他們全部硬化，鋪上水泥或者地磚，拾掇得乾乾淨淨，地上偶有幾片令人感覺柔軟的落葉，也是從隔壁鄰居家飄過來的。便不由得想起我在深圳居住的村子，村民們在經濟日漸發達了以後，為了讓自己家看起來「高檔」一些，大多喜歡把院子裡的地面硬化，鋪滿水泥、地磚，甚至大理石地板，還砍掉了那些長得很茂盛的果樹。沒有了生機盎然的植物，院子便和城市的普通建築一樣，只剩下硬邦邦的鋼筋水泥。

後來因為疫情日益嚴重，又考慮到將來開學返校的方便，我和女兒最終還是選擇了離學校較近的一家中國同胞的房子租住下來。這所房子後院的地面鋪的全是地磚，與其它幾個地面同樣全被硬化的院子不同的是，我們的房東在後院的廊下還鋪了地氈，感覺更為「高檔」。

所幸院子被水泥包裹的角落裡還有一棵小小的樹苗，幾盆房東的孩子從學校拿回的花苗種成的花，以及幾個花盆。種下之後我便把花盆裡殘餘的泥土收拾了一下，種下了從超市買回的潺